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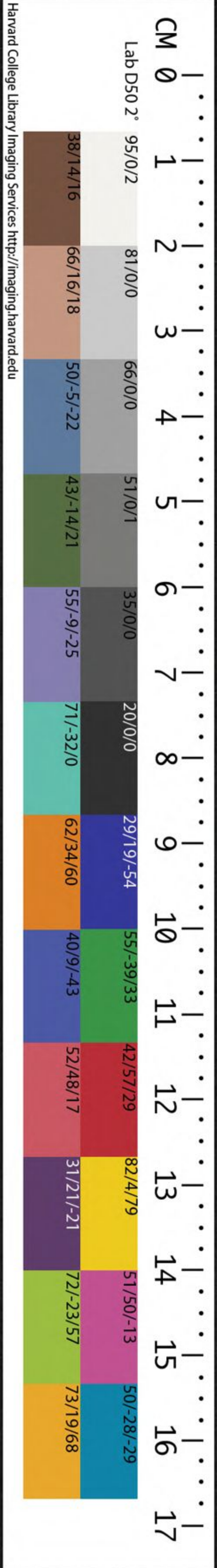
29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U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N 30 1958

T 855/1321 (29)

四書大全辨

卷之十
論語十八十九廿
廿九
終



四書大全卷下論語八

微子第十八

此篇多記其賢之由處

微子之出也凡二章
微子之出也凡二章
微子之出也凡二章
微子之出也凡二章
微子之出也凡二章
微子之出也凡二章
微子之出也凡二章
微子之出也凡二章
微子之出也凡二章
微子之出也凡二章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

箕子二國有子也微子諫而死箕子為之奴

比干諫而死箕子為之奴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八

麻谷藏書

微子第十八

凡十章

此篇多記聖賢之出處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勿軒熊氏曰孔子出處凡二章則聖人之時也三仁夷齊孔子皆稱以仁楚狂接輿沮溺荷蓀之徒雖不足以知聖人亦不失為避世之賢者師摯八士亦取而附其後衰世之志也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

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子紂庶兄箕子比干紂諸父微子見紂無道去之以存宗祀

今潞州府潞

城縣有微子

城

諸父伯叔父

也

佯移章切音

名開者避漢景帝諱也

馬融王肅以箕子為紂諸父服虔杜預以為紂之庶兄古史考以為紂之外親

麥秀之歌史作箕子尚書大傳作微子

家語微子弟仲思名衍一名嗣微子為宋公而班級不改其政猶以舊官為稱至子稽乃稱宋公

金華王氏曰面縛者必武庚後世失其傳

箕子比干皆諫紂殺比干囚箕子以為奴

史記宋世家微子開者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食采於微故曰微子為紂卿士紂既立不明淫亂於政微子數諫不聽度終不可諫遂亡箕子名胥餘紂親戚也食采於箕故曰箕子紂始為象箸箕子歎曰與馬宮室之漸自此始紂淫佚益肆箕子諫不聽乃被髮佯狂為奴遂隱而鼓瑟以自悲及武王克殷訪問箕子箕子為之陳洪範於是武王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其後箕子朝周過故殷墟感宮室盡為禾黍心實傷之乃作麥秀之詩以歌之其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兮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殷民間之皆為流涕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承成王命誅紂子武庚求微子

以代殷後奉其先祀國於宋微子率嫡子早亡立其弟衍為微仲禮曰微子舍其孫臍而立衍是也王子比干亦紂之親戚也見箕子諫不聽而為奴則曰君有過而不以死諍則百姓何辜乃陳先王艱難天命不易請王洗心易行伏於象魏之門三日不去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遂殺比干剖視其心或曰去之者去紂都也而其所謂遜於荒者直亦盤庚之出遜荒野以自免於刑戮而已何至挾祭器降周哉劉敞云古者同姓雖危不去國微子紂庶兄也何入周之有○史云微子抱器入周然既入周矣又豈待周師至而面縛乎此必無之事○微子箕子比干事宋世家殷本紀周本紀三紀一史而奴與死先後異同後朱子主殷紀似不見宋世家誤也宋世家云王子比干見箕子諫不聽而為奴乃直言諫紂紂

怒。遂殺之。剖視其心。此正與論語合。蓋奴者先死者後也。仁山金氏曰。觀微子所自處。與箕子所以處微子者。不過遜出而已。孔氏遂有知紂必亡而奔周之說。何微子叛棄其親君。而求為後之速也。此必不然矣。而傳又有武王克商。微子面縛銜璧。衰經輿櫬之說。夫武王伐紂。非討微子也。使微子去遜。則面縛銜璧。亦非其事。故王子謂面縛銜璧。必武庚也。武庚為紂嫡冢。故造軍門以聽罪。武王釋其縛。使奉殷祀。亦不絕紂也。若微子則遜於荒野。武王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百爾恩禮。舉行悉徧。而未及微子。以微子遜野未獲也。迨武庚再叛。率於就戮。始求微子以代殷後。微子於此義始不可辭耳。奔周之說。無乃傳譌失實乎。至於箕子比干。俱以死諫。偶比干逢紂之怒。見殺。箕子偶不見殺耳。因為奴。如漢法髡鉗。

殷韓李筆解 作商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為城旦。春論為鬼薪。是也。說者又謂箕子之不死。以道未及傳也。夫道在可死而曰吾將生。以傳道則異日楊雄之美新。擬易之。可以自附於箕子之列矣。箕子豈知他日之必訪己而顧不死以待之哉。

三人之行不同而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故不咈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楊氏曰。此三人者。各得其本心。故同謂之

仁。

朱子曰。易於箕子之明夷。曰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他外雖

狂心則定也。鄭氏曉曰。殷三仁皆紂同姓。又大臣恩義與國存亡。故三仁自靖自獻之時。箕子欲微子去殷勿死。以存宗祀。箕子比干。自分必死。微子當問時。箕子答言。我不顧行。遜比干無一言相答。已而比干諫死。箕子諫值紂不甚怒。囚之未死。其迹不同。其心一也。帝乙三子。微子啓。微仲衍。紂本同母兄弟。但其母生二微時。尚為妾。進位正宮。乃生紂。故謂二微為紂同母庶兄。箕子勸帝乙立元子。將從之。大史據法以爭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不得立。故立紂。箕子比干皆紂諸父。比干封爵不可考。司馬彪註莊子云。箕子名胥餘。不知出何書。紂既為君。箕子為大師。比干為少師。微子亦為執政之卿。又有商容。膠鬲。仲衍。祖伊。非無親賢。其如不用何。張氏夙行曰。朱子謂三仁易地而處。如何。

子又云比
十名胥餘箕
下名胥餘箕
首編

李延平曰。三仁各以力量竭力而為之。非有所擇。此求仁得仁者也。微子當義去。箕子囚奴。偶不死耳。比干即以死諫。庶幾感悟。存祀九疇。皆後來事。初無此念也。後來適然爾。豈可相合看。致仁人之心。不瑩徹邪。仁只是理。初無彼此之辨。當理而無私心。即仁矣。按延平此論。自正說詳。延平答問。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三去聲焉。於虔反。

士師獄官黜退也。柳下惠三黜不去。而其辭氣雍容如此。可謂和矣。然其不能枉道。

之意則有確乎不可拔者是則所謂必以其道而不自失焉者也○胡氏曰此必有孔子斷之之言而亡之矣

問柳下惠三黜而不去觀其意蓋自信其直道而行不以三黜為辱也此其所以為和而介與若徒知其不去之為和而不知其所以三黜者之為有守未足以議柳下惠也未知是否朱子曰得之雙峰饒氏曰胡泳嘗云蚍蜉辭靈丘而請士師士師在邑宰之下官小可知惠三為之不卑小官可見三黜亦想因諫評刑罰不中而然
芑山張氏曰下惠還望魯從直道振刷有為言外寓諷諭意細看任道二句自見傳云下惠不忍去宗國未可為或人言非是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

孟之閒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魯三卿季氏最貴孟氏為下卿孔子去之事見世家然此言必非面語孔子蓋自以告其臣而孔子聞之爾○程子曰季氏強臣君待之之禮極隆然非所以待孔子也以季孟之閒待之則禮亦至矣然復曰吾老矣不能用也故孔子去之蓋不繫待之輕重特以不用而去爾

孔子去之夫齊而歸魯也

或曰魯季平子與孟氏叔孫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奔齊齊處昭公乾侯魯亂孔子適齊為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景公問政於孔子悅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沮之當日季氏有費孟氏有郈皆封邑也尼谿視費不足視郈有餘故景公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孔子行者謂晏子道不同不相為謀也所謂去齊接漸而行者此也然而孔子之留齊去齊有大義焉不在景公之用不用也昭公孫齊孔子從而適齊因留齊者八年雖為高昭子家臣不違恤也從公於難也接漸之行正在昭公薨於乾侯之年是從公始終於齊也藉昭公孫齊之初孔子居魯不去必得志於季氏矣何以為孔子哉即公薨孔子反魯終不仕於平子之朝則孔子之所以為孔子可知矣八年之留不為久接漸之去不為速也惟八年可留而接漸不可

留益知孔子留齊去齊非為景公也或曰以季孟之間正尼谿之封一事指回祿非指禮遇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

行歸如字或作饋朝音潮

季桓子即平子意如之子

齊強於魯何

怯於桓子而歸之怯孔子也

季桓子魯大夫名斯按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懼歸女樂以沮之尹氏曰受女樂而怠於政事如此其簡賢棄禮不足與有為可知矣夫子所以行也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與

范氏曰此篇記仁賢之出處而折衷以聖人之行所以明中庸之道也

史記世家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大司寇攝行相事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於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為之先并矣盍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臯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為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

康樂家語作
容璣舞曲名

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膳於大夫則吾猶可止桓子率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遂適衛

王繆聞戎王
遣以女樂二
列由余遂亡

或曰齊未嘗弱於魯驟以孔子而弱故脩獻曲謹如此是歲晏子先率不復與聞特齊犁鉏效秦內史王繆故智耳其果於聞孔子者知季桓子初困於陽虎待孔子之意甚殷故政化大行迨機勢可乘三都既墮季孫始悟孔子意在公室不在私家倚孔子之意寢衰而後齊始得聞也女樂之歸固知桓子之必受也桓子之受固知孔子之必行也齊懼乎外三桓懼乎內齊聞乎外三桓聞乎內而孔子不得安其位矣時孔子不得行非欲去父母之邦也膳肉不至正桓子之趣孔子行也桓子病顧謂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此則當日趣孔子行情見乎辭者

也。蓋自歎其以羣婢故。不能用孔子也。究之。康子不能用孔子。而孔子之用魯。從此終矣。
問史記載魯今且郊如致膳於大夫則吾可以止設若致膳則夫子果止否朱子曰也須去只是不若此之速必別討一事故去且如致膳亦不是大段失禮處聖人但因此且求去爾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接輿楚人佯狂避世夫子時將適楚故接輿歌而過其車前也鳳有道則見無道則

隱接輿以此孔子而譏其不能隱為德衰也來者可追言及今尚可隱去已止也而語助辭殆危也接輿蓋知尊孔子而趨不同者也

邢氏曰接輿姓陸名通楚昭王時佯狂不仕時謂之楚狂

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孔子下車蓋欲告之以出處之意接輿自以為是故不欲聞而辟之也

問楚狂接輿等伊川謂荷蓀稍高朱子曰以其尚可告語若接輿則全不可曉問當

亦見韓詩外傳又莊子云肩吾見狂接輿則狂接輿蓋寓名也

上子人間世接輿歌與此小異

德衰就氣運
說與集註譏
孔子德衰之
說異

亂世必如孔子之才可以救世而後可以
出其他亦何必出曰亦何必如此執定君
子之仕行其義也亦不可一向滅跡山林
然仕而道不行則當去耳

或曰賈誼云鳳凰翔於千仞兮覽德輝而
下之見細德之險微兮搖增翮而去之揚
雄云或問君子在治曰若鳳在亂曰若鳳
治則見亂則隱故曰世亂則鳳居夷狄然
則所云鳳兮鳳兮何德之衰者非謂鳳德
有衰也謂何當春秋德衰之時而鳳乃至
與覽德輝而下之語正反也往者不可諫
二句謂當及時而藏羽也行迷未遠今是
昨非之意也已而已而二句謂當擇地而
去禍也鴻飛冥冥弋人何慕之意也孔子
下欲與之言特以示不欲交臂而失之意
即有所言亦不過如語沮溺荷蓀者而止
非漫欲招隱以共濟也然接輿避世默喻
孔子下車之旨故趨而避之天下有道丘

不與易夫子計之審矣豈以世衰而果於
退哉夫子繫易曰天地閉賢人隱是知無
道則隱非聖人事固賢人事也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

焉沮七余反
溺乃歷反

二人隱者耦竝耕也時孔子自楚反乎蔡

津濟渡處

吳氏曰接輿書楚故沮溺丈人不復書楚
蓋皆楚人
雙峰饒氏曰兩耜同隊而耕謂之耦耕

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

津古文作津
今作津

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

夫音扶與平聲

執輿執轡在車也蓋本子路御而執轡今

下問津故夫子代之也知津言數周流自

知津處

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

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

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

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

徒與之與平聲滔土刀反耰音攸

滔滔流而不反之意以猶與也言天下皆

亂將誰與變易之而汝也辟人謂孔子辟

世桀溺自謂耰覆種也亦不告以津處

新安倪氏曰韻會注布種後以耰摩田使

土開發處復合以覆種耰摩田器也孟子

曰播種而耰之既播有所種乃耰以覆之

或曰避世者見一世皆無善人可遇辟而

去之也避人如孔子嘗去魯適衛楚以至

微服過宋避桓魋之難是也故桀溺以夫

子為辟人

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群

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

易也

憮音武與如字

四書大全

下論卷八

十一

四書大全卷八
論語卷八
無然猶悵然惜其不喻己意也言所當與同羣者斯人而已豈可絕人逃世以爲潔哉天下若已平治則我無用變易之正爲天下無道故欲以道易之耳○程子曰聖人不敢有忘天下之心故其言如此也張子曰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也

或曰吾非斯人之徒一句要說出聖人老安少懷心事立達與偕事業方見聖人苦心泛說共此天地不能絕人逃世非也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篠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

篠徒弔反植音值

丈人亦隱者篠竹器分辨也五穀不分猶言不辨菽麥爾責其不事農業而從師遠遊也植立之也芸去草也

或曰韻會小補云篠芸草器篠本從草不從竹觀下文植杖而芸大抵丈人初掛篠於杖荷而行之與子路語畢輒植杖田中取篠而芸也蒙引謂篠當是籃杖頭之鋤乃其芸器非也邢疏篠說文作筱芸田器與韻會合○左傳成公十八年晉欒書中

行偃使程滑弑厲公使荀罃士魴逆周子於京師而立之周生十四年矣周子有兄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周子悼公周也菽大豆也豆麥殊形易別

子路拱而立

知其隱者敬之也

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

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

至則行矣

孔子使子路反見之蓋欲告之以君臣之

義而丈人意子路必將復來故先去之以

滅其跡亦接輿之意也

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

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

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子路述夫子之意如此蓋丈人之接子路

甚倨而子路益恭丈人因見其二子焉則

於長幼之節固知其不可廢矣故因其所

明以曉之倫序也人之大倫有五父子有

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

食皆嗣見賢 遍反

福州本不足
據何必錄入
集註

范氏說本韓
詩外傳

信是也。仕所以行君臣之義，故雖知道之不行而不可廢。然謂之義則事之可否，身之去就亦自有不可苟者。是以雖不潔身以亂倫，亦非忘義以徇祿也。福州有國初寫本，路下有反子二字，以此為子路反而夫子言之也。未知是否。○范氏曰：隱者為高，故往而不返；仕者為通，故溺而不止。不與鳥獸同羣，則決性命之情，以饗富貴。此二者皆惑也。是以依乎中庸者為難，惟聖

人不廢君臣之義，而必以其正所以或出或處，而終不離於道也。

趙氏曰：子路所言雖未可，即以爲夫子之語，然使之反見，則必授以見之之意，故知其述夫子之意無疑也。

新安陳氏曰：大倫備於五者，此所謂潔身而亂大倫，只是說廢君臣之大倫。

問集註云：仕所以行義，未云亦非忘義以徇祿，似是兩意。朱子曰：只是一意。裁說義便是總去就，都說道合則從，不合則去，即

是此義。惟是出仕方見，得不仕便無了這

義。聖人憂世之心，固是急欲得君行道，到

靈公問陳，遂行。景公不能用，又行。桓子受

女樂，又行，無一而非義。

勉齋黃氏曰：列接輿以下三章於孔子行之後，以明夫子雖不合則去，然亦未嘗熱

然忘世所以爲聖人之出處也。然卽三章讀之見此四子者律以聖人之中道誠不爲無病。然味其言觀其容止以想見其爲人其清風高節猶使人起敬起慕豈非當世之賢而特立者歟。嘗謂若四子者惟夫子然後可以議其不合於中道。未至於夫子者未可以妄議也。貪祿嗜利之徒求以自便其私亦借四子而詆之欲以見其不可不仕多見其不知量也。或曰何謂道不行而義行。周流轍環所如不遇而木鐸天下必聞其政使士知仁義民知禮樂大夫陪臣知僭竊之非侯度猶章王綱尚紐此君臣之義君子無時而不可行也。夫子使子路及見丈人直欲與潔身之人明此大義於天下後世耳。昔人論云孔子前知惑於讒臣必不能用。召聘之到宜寢不往。然而閔民塗炭不避患恥爲道不爲己。故逢患而不惡爲民不爲名。故

蒙謫而不避。此深得知道不行而義行之旨者也。然則孔子生平東西南北之槩盡於齊景公待孔子至此五章其滔滔與易知不可爲而爲以行君臣之義以達天下之道。丈人烏得而知之。雖然向微丈人亦安從聞此轍環行義之明訓哉。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

連

少去聲下同

逸遺逸民者無位之稱。虞仲卽仲雍與泰伯同竄荆蠻者。夷逸朱張不見經傳。少連

東夷人

或曰逸散也。亦安也。超然物外無所拘繫不在常格中。故謂之逸民。何氏云逸民者

節行超逸也。按何註逸民不專指隱遯言。或曰王弼云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此夫子按荀子云彼大儒者通則一天下窮則獨立貴名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桀蹠之世不能汚仲尼子弓是也。又云上則法舜禹之制下則法仲尼子弓之義以務息十二子之說荀子所稱子弓止此然不云子弓為朱張也。王弼之說無稽也。又春秋時有衛臂子弓或云子弓即丹雍字仲弓荀子之學本之故尊稱子弓其說近是。子弓必仲弓非朱張也。朱張另是一人非字仲弓也。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

與平聲

虛齋蔡氏曰古史伯夷傳錄其讓國叩馬二事謂夫子言其不怨以讓國言言其不辱以去周言黃氏曰抄云雖夫子發言之意未必盡然而肯義則過史遷遠矣愚謂

不辱以去周言誠是蓋此章主逸民言也惟不怨專主讓國言則未可知

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

其斯而已矣

中去聲下同

柳下惠事見上倫義理之次第也慮思慮

也中慮言有意義合人心少連事不可考

然記稱其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其

悲哀三年憂則行之中慮亦可見矣

家語子貢問曰聞諸晏子少連大連善居喪其有異稱乎孔子曰父母之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達於禮者也

少連居喪事亦見禮雜記東夷必萊牟間人或云少

吳氏之後亦無稽

慶源輔氏曰慮對倫言倫是義理之次第則慮亦人之正思慮也中倫謂所言合倫理中慮謂所行當人心人心乃人之公心即義理所在或以為中我之思慮者誤雙峯饒氏曰降志辱身行似卑污但其言中倫行中慮異乎他人之降志辱身所可取者如此而已矣使不中倫慮則降志辱身便不好了或曰其斯而已矣亦明其可與者在此重取之之意非不滿意

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

仲雍居吳斷髮文身裸以為飾隱居獨善合乎道之清放言自廢合乎道之權

或曰按吳世家云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泰伯仲雍二人奔荆蠻泰伯君吳季無子

弟仲雍立是為吳仲雍武王克殷求泰伯仲雍之後封周章於吳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墟是為虞仲索隱云左傳稱泰伯虞仲大王之昭則虞仲是太王之子而周章之弟亦稱虞仲者蓋周章之弟字仲始封於虞故曰虞仲其仲雍本字仲而為吳之始祖後世亦稱虞仲所以祖與孫同號也○按先儒謂夷逸無考或以為虞仲隱於夷故稱虞仲夷逸或又云夷氏逸名夷却姓夷詭諸之裔也族人夷仲年為齊大夫夷射姑為邾大夫獨逸隱居不仕或勸之逸曰警則牛也寧軛服以耕於野豈忍被繡入廟為犧乎是夷逸非虞仲明矣

雙峰饒氏曰中清中權是合道理底清權故集註皆以合道釋之卓菴張氏曰不可以中清中權分貼上句蓋隱居放言自是一套事此虞仲夷逸之

行也。清。權。是。聖。人。從。隱。放。內。看。出。有。此。兩。者。尚。不。背。道。見。隱。放。非。徒。潔。身。亂。倫。者。此。非。謂。虞。仲。夷。逸。自。以。為。合。乎。道。之。清。與。權。而。後。隱。放。也。翫。每。段。謂。字。可。見。且。廢。自。是。身。之。廢。即。隱。居。二。字。放。言。又。隱。居。內。之。一。端。安。得。以。身。字。對。廢。字。而。以。中。清。貼。隱。居。中。權。貼。放。言。乎。將。隱。居。僅。能。中。清。必。放。言。然。後。中。權。乎。權。字。亦。即。從。清。字。見。清。之。合。宜。處。便。是。中。權。非。有。兩。箇。道。理。合。於。彼。又。合。於。此。也。放。猶。置。也。曾。中。欲。言。者。姑。置。不。發。如。後。人。不。談。國。事。之。意。舊。說。誤。將。放。字。看。作。猖。狂。自。恣。不。知。此。特。莊。周。之。流。耳。聖。人。是。取。逸。民。非。取。異。端。也。孔。子。云。邦。無。道。危。行。言。孫。安。有。隱。居。之。日。放。言。無。忌。而。為。聖。人。所。取。哉。介。子。推。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此。可。以。證。舊。說。之。非。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莽大夫楊雄言過其行王

安也以為合於孔子之言

無不可非也

孟子曰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所謂無可無不可也。○謝氏曰。七人隱遯不汙。則同。其立心造行則異。伯夷叔齊。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蓋已遯世離羣矣。下聖人一等。此其最高歟。柳下惠少連。雖降志而不枉己。雖辱身而不求合。其心有不屑也。故言能中倫。行能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則言不合先王之法者多矣。然清而不汙也。權而

常適其可句
又墮隅見不
足以盡孔子

適宜也。與方外之士。害義傷教而亂大倫者殊科。是以均謂之逸民。尹氏曰：七人各守其一節而孔子則無可無不可。此所以常適其可而異於逸民之徒也。楊雄曰：觀乎聖人則見賢人。是以孟子語夷惠亦必以孔子斷之。

南軒張氏曰：無可者不以可為主也。無不可者不以不可為主也。夫子之心當可則可，當不可則不可。其曰無可無不可者，言其不存乎心也。致堂胡氏曰：無可無不可，以五字成文。當渾全以會其意，不當分析以求其義。言之

錄其可存者
餘悉刪之詳
見辯略

如平常行之實未易。聖人從容中道無所偏倚，德盛仁熟，自然發諸言語者如此。雙峰饒氏曰：方其事未定之時，則此心無可無不可。及其事已斷之後，則有可有不

可矣。○夷齊、遜世、離羣、與沮溺之徒，不同遜國而逃，父子兄弟之倫厚矣。其諫伐而餓君臣之倫厚矣。此便見他不是全然忘世底人。蘇氏轍曰：聖人之道處於可不可之際，而遂從而實之，是以其說萬變而不可窮。老明莊周從而虛之，是以其說汗漫而不可虛。齋蔡氏曰：七人皆有可，有不可，不必分孰為可，孰為不可。無可無不可以心言，不以事言。若事則自當有可不可。或在或曰：事既有可不可，即心有可不可。雖有可不可，而實無可不可。此所以為聖之時。達卿方氏曰：理無定在。有此時可，彼時不

可者。有此時不可。彼時可者。七子各執一端。未免有窒礙處。孔子可乎理之可。而無心於不可。不可乎理之不可。而無心於不可。非槩歸之無也。如以辭。孟子曰。可仕可止。可久可速。却似有所謂無可無不可也。所謂可。即孔子所謂無可無不可也。或曰。我則異於是。只云與他不同。非抑彼揚己之說。數子之逸。雖為世所遺。然不無自遺逸之意。去天民大人遠矣。○此節須想見孔子不可逸。不忍逸。意一逸。而君臣之義遂廢。天下無道。誰與易之。無可無不可。不先主逸字於胷中也。要認得明。著仕止久速。便非夫子語意。

○大師摯適齊大音泰

大師魯樂官之長摯其名也

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

亞飯以下以樂侑食之官干繚缺皆名也

周禮春官大司樂王大食三宥皆令奏鐘鼓大食朔日與月半以樂侑食時也宥侑同勸也

朱子曰白虎通曰王者居中央制御四方平日食晝食晡食暮食凡四飯諸侯三飯卿大夫再飯故魯之樂官自亞飯以下蓋凡三飯也

齊氏曰魯諸侯故止三飯然不言一飯豈周公錫天子樂而魯僭之孔子正樂而去其一邪記者起數以亞其仍樂之舊以見其昔之僭邪

厚齋馮氏曰天子諸侯皆以樂侑食每食樂章各異各有樂師

飯扶既反繚音了
亞飯亞於天子也非二飯

鼓方叔入於河

鼓擊鼓者方叔名河河內

播鼗武入於漢

鼗徒刀反

播搖也鼗小鼓兩旁有耳持其柄而搖之

則旁耳還自擊武名也漢漢中

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

少去聲

少師樂官之佐陽襄二人名襄即孔子所

從學琴者海海島也○此記賢人之隱遁

以附前章然未必夫子之言也未章放此

夫子反魯正

樂乃刪詩以

正樂章非能

正樂器也哀

公時去三桓

強俯之僭遠

矣樂官去魯

久矣若聖人

正樂而僅驅

樂官以去何

謂俄頃功化

哉張子說非

張子曰周衰樂廢夫子自衛反魯一嘗治
之其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衰三
桓僭妄自大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
蹈海以去亂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此如
有用我期月而可豈虛語哉

史記世家孔子學鼓琴於師襄子十日不
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
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閒曰已習其數可以
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閒曰已習
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為人
也
有閒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
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為人黯然而黑頽然
而長眼如望羊心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

能爲此也師襄子避席再拜曰師蓋云文
王操也

汪氏日記此篇者先齊歸女樂後此章不
無微意蓋魯之君臣惑溺於女樂樂官失
職盡無所用矣奔逃駭散無一人留樂工
皆去樂音絕矣夫子初心欲定禮樂以示
來世而乃廢絕如此此章所記雖若汎及
其實深有感也夫

或曰樂官去魯何以記之於論語必孔子
之特筆也孔子何以特筆而書之必與孔
子事相關切者也此蓋孔子去魯時事也
孔子去而羣樂官皆去謂齊人歸女樂季
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而羣樂官亦
行也其得一時空羣而去者必魯君縱之
去也凡君視朝則必舉膳舉膳則必不徹
樂不徹樂則掌樂之官有長有屬各有司
存君既眺女樂將爲長夜之飲無復朝食
之節安所用此樂官也大師摯以下凡八

人。去國惟恐不速。逃世惟恐不深。各決長
往之志。皆樂官之有道者。故夫子書職書
名書地以表著之也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

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

一人施陸氏本作
弛福本同

魯公周公子伯禽也弛遺棄也以用也大

臣非其人則去之在其位則不可不用大

故謂惡逆李氏曰四者皆君子之事忠厚

之至也○胡氏曰此伯禽受封之國周公

命伯禽之辭
不見經傳夫
子微文獻而
得遺文因以
垂憲後王故
特筆而傳之

伯禽以成王
元年就封享

訓戒之辭魯人傳誦久而不忘也其或夫子嘗與門弟子言之歟

仁山金氏曰施開元本作弛即孟蜀石經也

胡氏曰不弛其親親也不使大臣怨乎不以任賢也故舊無大故不棄敬故也無求備於一人用才也親親而不違任賢而不貳敬故而不忘用才而不苛皆忠厚之意

雙峰饒氏曰前章逾河路海是魯末世事此章是魯初立國時其待親賢也如此忠厚未後却使樂工不能安其身

鄭氏曉曰魏莊渠言魯始封乃伯禽非周公也不知此何所據蓋據魯頌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東故云此直述魯之有侯自伯禽始耳周公以親以功封魯侯

王朝未嘗至魯故禽父嗣侯於魯豈有武王大封功臣兄弟之國十四人康侯少弟尚已封衛周公四弟又開國元勳乃不封直至成王乃封乎王曰叔父是成王稱周公也必武王時伯禽尚少留侍世子至世子即位後而遣之之國伯禽決非始封之君也

或曰周公諡文文王第四子也武王克商封公於曲阜公不就封留周為大傅與召公共輔王室武王崩成王命公為太宰食邑扶風雍縣東北之周城號宰周公留相成王主自陝以東諸侯而使元子伯禽就

封於魯次子嗣周公食采於周其餘食小國者六人按次子即君陳尚書傳云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不言

是周公之子略也六人樊蔣邢茅胙祭也卓菴張氏曰春秋時宋昭公欲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

則本根無所庇陰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况國君乎。此即不施其親之意。禮公族無宮刑。不剪其類也。古人敦睦之誼如此。魏杜恕上明帝疏曰。昔周公戒魯侯。不使大臣怨乎不以言。不賢則不可為大臣。為大臣則不可不用也。愚按大臣固不可不用。尤不可不擇。得其人則可不勞而治。苟非其人而專任之。豈特不能為治。且致亂。如宋神宗不用韓琦。司馬光而任王安石。其誤天下何如哉。周公此語。非徒以慰大臣之心。正欲使入主無過舉耳。義與孟子不得罪於巨室參看。若僅從恩怨起見。則萬一大臣如秦檜賈似道者。亦將始終信任不替。厥職乎。春秋於意如書。率正以罪定公。不討逐君之賊。為之全始終之禮也。倘泥周公之言。而不識春秋之義。則三家六卿之禍。寧有已哉。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

季隨季騶騶烏瓜反

或曰成王時人或曰宣王時人蓋一母四

乳而生八子也然不可考矣○張子曰記

善人之多也愚按此篇孔子於三仁逸民

師摯八士既皆稱贊而品列之於接輿沮

溺丈人又每有惓惓接引之意皆衰世之

志也其所感者深矣在陳之歎蓋亦如此

三仁則無間然矣其餘數君子者亦皆一

謂孔子可裁
古逸民周八

士迂甚前胡
雲峰裁任之
說只說三楚
人識者不取
此節總註尤
無謂

說本註疏非
宋子疑出

亂本治字與
亂立與上論

臣之亂傳
子論耳

萬疑厲也續
續也

世之高士若使得聞聖人之道以裁其所
過而勉其所不及則其所立豈止於此而
已哉

虛齋蔡氏曰乳育子也謂一產也蓋一母
四乳而生八子也此朱子疑出以本文伯
仲叔季四字俱雙料是如此似不宜就安
在本文說總見周之盛時人才之盛如此
或曰漢包氏註周時四乳生八子皆為顯
仕故記之不言何代人亦不稱其才德然
四乳八子之說自此始包氏亦不舉其所
自出後人因疑從伯仲叔季四字俱雙臆
揣言之安知非伯叔兄弟所生且無其姓
又安知不行同姓異只應渾說周盛時有
此人才之盛而已若然則武王曰子有乳
臣十人孔子曰九人而已有婦人焉何僅

止此也若云非文武時則周才必無更盛
於文武時者矣此又說之窮也後來考索
諸家有一二得之者國語晉胥臣曰文王
之即位也詢於八虞與八字合似八士在
文王時皆為虞官也逸周書克殷解云武
王既誅紂命南宮忽振鹿臺之財鉅橋之
粟乃命南宮百達史佚遷九鼎三巫百伯
通即仲忽伯達也尚書君奭云有若南宮
括括适通即伯适也又宣和博古圖鼎銘
武王時有南宮仲或即仲突也與達适仲
忽等字合則似達适突忽皆南宮氏也又
逸周書和寤解云王乃厲翼於尹氏八士
武寤解云尹氏八士大師三公咸作有續
與八士字合則似八士在武王時皆為尹
氏官也然此皆影似之言未有確據獨董
子郊祭篇云傳曰周國子多賢審殖至於
駢厚男者四四產而得八男皆君子俊雄
也今此天之所以興周國也非周國之所

能為也觀此則知四乳八男皆賢之說董
子本於古傳包氏本於董子雖不列伯達
諸名而云周國子多賢明乎四產八男固
文王國中人無疑也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九

子張第十九 凡二十
五章

此篇皆記弟子之言而子夏為多子貢
次之蓋孔門自顏子以下穎悟莫若子
貢自曾子以下篤實莫若子夏故特記
之詳焉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
哀其可已矣

致命謂委致其命猶言授命也四者立身

臨喪亦是處
變如何與見
得竝說處常

四者俱要在
平時用工夫
方能當境中
節陳氏說單
將見得三項
屬平時非也

滂死竟不克
全母痛哉

之大節一有不至則餘無足觀故言士能
如此則庶乎其可矣

新安陳氏曰見危致命者處變而決之於
一旦也思義敬哀者處常而思之於平時
也平時能思此三者而行之則其人好義
謹厚已養之有素矣一旦臨大變故庶能
於當死而必死焉否則臨財利而苟得臨
喪祭而苟且何望其臨變故而能死哉
或曰士字提起看其可已矣猶云必如此
始成其為士是責備之辭
芑山張氏曰唐至德二載以甄濟為秘書
郎蘇源明知制誥初及郡甄濟有操行隱
居青巖安祿山為采訪使奏掌書記濟察
祿山有異志詐得風疾昇歸家祿山反使
蔡希德引行刑者二人封刃召之濟引首
待刃希德以實病白祿山乃免後慶緒亦

使彊昇至洛陽會官軍平東京濟起詣軍
門上謁廣平王俶遣詣京師肅宗命館之
於三司令受賊官爵者列拜以愧其心源
明亦稱病不受祿山官上擢用之制士庶
受賊官祿者令三司條件聞奏愚按濟源
明所為皆可謂見危致命見得思義後世
士君子當以為法要之惟見得不忘義者
為能臨難不苟免此又在學者先從義利
上看得明持得定耳
卓菴張氏曰危是無所逃處知其必死不
苟且以求免也故曰致命如漢黨錮之獄
捕李膺等考治或謂膺曰可去矣對曰罪
不逃刑臣之節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
去將安之乃詣獄考死范滂聞督郵至即
自詣獄縣令郭楫欲引與俱亡滂曰滂死
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離乎
遂死獄中此皆所謂見危致命者他如張
儉亡命為夏馥所恥則失此義矣豈足以

言士。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也

有所得而守之太狹則德孤有所聞而信之不篤則道廢焉能為有也猶言不足為

輕重

慶源輔氏曰德孤言不能兼有眾德而子然固守一節者也德得諸己而居之不弘則輕喜易足有一善則自以為天下莫己若矣道有所聞而信之不篤則亦或作或輟銳始怠終終亦必也而已矣
芒山張氏曰朱子云弘篤猶言弘毅相似

蒙引云不弘量之不廣也。不篤知之不真也。此與弘毅自不同。蓋信道篤非毅也。蒙引似與朱子相反。然蒙引說甚確。○或云焉能為有也。就道德上說。即若存若亡之謂。蒙引曰此說大謬。然其所以不能為有無者。則以其道德之孤廢也。故周濂溪曰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至難得者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可引以解此章之意。按存疑看焉能句。與蒙引同。皆從集註。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

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

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

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

三陽明云子
夏言小子
之交子張是
言成人之交
若善用之俱
是

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賢與之與平聲

子夏之言迫狹子張譏之是也但其所言亦有過高之弊蓋大賢雖無所不容然大故亦所當絕不賢固不可以拒人然損友亦所當遠學者不可不察

和靖尹氏曰子張所言泛交之道也子夏所言擇交之道也泛交而不能擇取禍之道也朱子曰泛交而不擇取禍之道子張之言泛交亦未嘗不擇蓋初無拒人之心但其間自有親疎厚薄爾和靖非以子張為不擇也○初學大略當如子夏之言然於其不可者但亦疎之而已拒之則害交際之

子張是子張
而非子夏

道成德大略當如子張之說然於有大故者亦不得不絕也以此處之其庶幾乎蘇氏軾曰子張之意豈不曰與其可者而不可者自遠乎使不可者而果遠也則其為拒也甚矣而子張何惡於拒也曰惡其有意於拒夫苟有意於拒則天下相率而去之吾誰與居然則孔子之於孺悲也非拒歟曰孔子以不屑教誨者也非拒也或曰夫子嘗云定其交而後求此取友之準也所云汎愛眾者不過是敬業樂羣中人而未關論學取友之事朋友之交五倫之一易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可見交非止交際交接往來之常切磋琢磨道義生死惟交是視豈可不慎子夏所云正合聖人論交定交之旨子張所聞云云特厚德載物之意却與定交後求之說相背非所以訓門人小子也即如夫子上交下交素所嚴事者老朋及子產晏平仲蘧伯

玉而已。何交之難也。然則容眾矜不能。以之樂羣可也。以之定交則不可。使子夏子張之言。折中於孔子。吾知必不愈子張而細子夏也。後儒之於子張子夏。或左袒子張。或左右袒皆非。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

是以君子不為也

泥去聲

小道如農圃醫卜之屬泥不通也○楊氏

曰百家眾技猶耳目鼻口皆有所明而不

能相通非無可觀也致遠則泥矣故君子

不為也

小道為異端此古註也朱

子夏之古註

却是

楊氏此說本

從子

莊子天下篇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眾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

何晏註小道

謂其端勉齋

不取

問小道安知非指楊墨佛老之類勉齋黃氏曰小道合聖人之道而小者也異端違聖人之道而異者也小者猶可以施之近

異端不可以頃刻施也彼無父無君又何

待致遠而後不通哉

松陵周氏曰致遠恐泥。只為他源頭上未

得融通。所以未免拘礙。若本體渾全。入大

入小。各不相礙。何有於泥。雖小道該得廣

申。韓之智術。管商之作用。皆小道也。

或曰。可觀。根道字說。亦是道所散見。兼理

之所寓。用之所資。在內。說可觀。便是不可

鄭註小道如今諸子書泥謂滯陷不通

正義云此章勸學也舊無聞者當學之舊已能者當溫尋之使無忘也
日是一日故不是一日故下文云月

亡是亡失之亡不空作無下句另作無字可證

此於文學中指示心學即夫子博文約禮亦可弗畔之旨
雖未及乎為仁何礙理林大庭云工夫到此力行已過半矣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

好學也已矣亡讀作無好去聲

亡無也謂己之所未有○尹氏曰好學者日新而不失

雲峯胡氏曰日者月之積月無忘其所能惟恐失其日新之所積者也
虛齋蔡氏曰知字對無忘說非知行之知日知所亡謂汲汲以求其所未有也兼知行所能亦然
或曰亡如字不可讀作無吾人日用動靜此心走作處最多只為無操存提醒之功所以有亡去而不知者日知所亡全是檢點細密月無忘正溫故存養不少懈處此便是原本上功夫故曰好學若只在聞見

上檢校積累非聖門所謂學也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
中矣

四者皆學問思辯之事耳未及乎力行而為仁也然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矣○程子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又曰學不博則不能守約志不篤則不能力

行切問近思在己者則仁在其中矣又曰
近思者以類而推蘇氏曰博學而志不篤
則大而無成泛問遠思則勞而無功

勉齋黃氏曰集註初本謂心不外馳而事
皆有益蓋以博篤切近為心不外馳學志
問思為事皆有益夫以學志問思為有益
於事乃是有所求而得之不可以為求此
而得彼也後乃以所存自熟易之則專主
於心之所存而言人能盡此四者則雖學
問思辯之事而自有得夫操存涵養之效
所以謂仁在其中
潛室陳氏曰心存則仁便存心便喚做仁
固不可但離了心外更何處求仁
問程子謂徹上徹下底道理朱子曰於是
四者也見得箇仁底道理便是徹上徹下

之道也
或曰博學二句是內外合一之學博學審
問是就事物上用功而其實不外於心篤
志近思是就心體用功而其實不離於事
物內外合一純然天理即此是仁
卓菴張氏曰仁只是天理心不外馳念念
在天理上此便是仁中字正指博學篤志
等說非博學篤志外另有一仁在中也朱
子小註云只是為學未是為仁看仁與學
作兩事非是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
其道

肆謂官府造作之處致極也工不居肆則
遷於異物而業不精君子不學則奪於外

此子夏退老
西河之上教
授門人小子
語也

誘而志不篤。尹氏曰。學所以致其道也。百工居肆。必務成其事。君子之於學。可不知所務哉。愚按二者相須其義始備。

雲峯胡氏曰。工必居肆。則耳目之所接者在此。心思之所為者在此。而其事即成於此。君子之居於學也亦然。新安陳氏曰。前說是子夏本意。觀二以字可見。後說是發子夏餘意。而於警戒學者尤切。

次崖休氏曰。小註朱子謂如學小道。此說不是。小道不足謂之學。蒙引謂學字虛說。恐致道說不去。亦非。如程門之流於佛。子靜之流於禪。龍川之雜於功利。同此學也。其所趨不同者。則以不能致其道也。如何致道說不去。

說見蘇氏曰
喻就兵法悟
學此所謂以
道極之也
說致字之義
最精與集註
訓極稍別

卓菴張氏曰。居肆不特以起學字。有專一意。不學也。故曰學以致其道。此五字分析。看不得。蓋道不在學之外。而不致其道。亦不可謂之學。集註謂不學則奪於外誘。夫既不可學矣。則皆外誘也。又曰奪於外誘。所奪者何物。志不篤。亦在致道上看。不學直無志耳。豈特不篤已哉。芑山張氏曰。蘇子瞻云。道可致而不可求。孫子曰。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莫之求而自至。斯以為致也。與南方多没人。日與水居也。七歲而能涉。十歲而能浮。十五而能沒。夫沒者豈苟然哉。必將有得乎。水之道者。日與水居。則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識水。則雖壯見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問於没人。而求其所以沒。以其言試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故不學而務求之者。猶

北方之學沒者也。愚按此論不獨發明此一節大意。即論語首章之所謂時習。蓋子之所謂深造。皆可參看。○學如走路。走以極其路。須知道無窮。盡學亦無窮。盡窮。原反本處。仍是這箇學單說致。便落功效。說以致方。是工夫。若謂致道後學有歇脚處。便誤。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文去聲

文飾之也。小人憚於改過而不憚於自欺。

故必文以重其過。

程氏復心曰平聲自然之文去聲是著者意去文飾死活各自不同南軒張氏曰有過則改之而已小人恥過而憚改故必文文謂飾非以自欺

此古今儒者通病深入膏肓不可救藥。雖聚徒講學。積文著書。皆文過耳。其獲罪孔孟何如哉。

雲峯胡氏曰。此章當與後章子貢所謂君子之過也參看。蓋君子有過。幸人知之。非惟不敢自欺。亦不欺人。故其過也。卒改而為善。小人之過。惟恐人知之。不惟欺人。徒以自欺。故其過也。卒流而為惡。
芑山張氏曰。須仔細思量文過的根原。按陸象山云。學者不長進。只是好已。勝出一言。做一事。便道他全是。豈有此理。古人惟貴知過。則改。見善則遷。今各自執己是。被人說破。便愕然。百計文飾到底。要說他箇是字。以此日流於污下。愚按象山只好勝。一句。便說盡小人文過心事。學者先除却好勝。自是一念學問德業。便自有長進。○漢惠帝以朝長樂宮。數蹕。乃築複道武庫。南。叔孫通曰。此高帝月出遊衣冠之道也。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願陛下為原廟於渭北。衣冠月出遊之。益

易曰風雷益
君子以見善
則遷有過則
改曰无咎者
善補過也書
與易語義皆
同

此處君子與
鄉黨稱君子
一例故程子
主孔子身上
說蒙引云莫
指孔子非也

廣宗廟大孝之本。乃詔有司立原廟。司馬
光曰。過者人之所必不免。古之聖王。患其
不自知也。故設謗木。置諫鼓。豈畏百姓之
聞其過哉。仲虺美成湯曰。改過不吝。傳說
戒高宗曰。無恥過作非。是為人君者。固不
以無過為賢。而以改過為美也。今叔孫通
乃教其君以文過遂非。豈不謬哉。愚按溫
公說甚正。後世君臣深思溫公之言。而以
通為戒。則可以寡過矣。
卓菴張氏曰。夾谷之會。孔子相禮。齊景公
用犁彌之言。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孔子止
之。齊侯曰。獲罪於魯侯。奈何。晏子曰。小人
之謝過也。以文。君子之謝過也。以質。君已
知過。則謝之。以質耳。於是歸鄆。謹龜陰之
田。按晏子之所謂文。雖與子夏語稍異。然
在景公。則可謂不憚改過矣。使小人知此
安有文過之弊哉。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
聽其言也厲

儼然者貌之莊溫者色之和厲者辭之確

○程子曰他人儼然則不溫溫則不厲惟

孔子全之謝氏曰此非有意於變蓋竝行

而不相悖也如良玉溫潤而栗然

記聘義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

南軒張氏曰望之儼然敬而重也即之也

溫而厚也聽其言也厲約而法也夫其
望之儼然若不可得而親也及其即之則
溫焉即之也溫若可得而親也而聽其言

變只是變動
不居意所謂
動容周旋中
禮者是也

則厲焉其為三變豈君子之強為之哉禮樂無斯須而去身故其成就發見如此雙峯饒氏曰聖人本無三變但自他人觀之則遠望是一般近就之是一般聽其言又是一般似乎有三變耳問厲只當訓嚴而云確何也曰厲也有嚴意但曰嚴恐人認作猛烈確者是是非非確乎不易之義形容言厲最切程氏復心曰謝氏發明得變字分曉所以足程子之說謂非有意於變一語正說得聖人氣象出或曰君子一心備中和之理其容貌詞氣皆是心體流行不是儼變為溫溫變為厲自觀者見各中其節故言變聖人只是不失其常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

厲已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已也

信謂誠意惻怛而人信之也厲猶病也事上使下皆必誠意交孚而後可以有為

南軒張氏曰信在使民諫君之先若使民而民以為厲已諫君而君以為謗已是在我孚信未篤而已

慶源輔氏曰信謂上下交孚已雖有信而人或未之信猶未可謂之信也若上下未交孚則君之勞民所以安其生也而反以為厲已也臣之諫君所以成其德也而反以為謗已也如湯武之使民則可謂信而後勞之矣如伊傅之告君則可謂信而後諫之矣

雙峯饒氏曰誠意惻怛是說人所以信之之由惻怛屬愛大抵君之於民臣之於君

皆當以愛為主君愛其民惟恐其有勞民
平日已信之一旦不得已而勞之亦何所
怨臣愛其君惟恐其有過君平日已信之
一旦不得已而諫之亦何所嫌我以誠意
惻怛感彼必以誠意乎又安有以為厲謗
者乎

蒙引此言頗
言道後世不
深思義理便
妄謂雖未信
皆可使民諫
上矣賴此論
正之

芑山張氏曰蒙引云信而後諫固是亦有
雖不信而不容不諫者箕子比干是也信
而後勞固是亦有民未信而不容不勞者
如子產為政民欲殺之是也子夏特論道
理必如此然後盡善非謂未信皆不可使
民諫上也愚謂須知得只是上未信民未
信而我所以自信與所以使上信使民信
底道理略無虧欠方可蓋諫非徒諫勞非
徒勞實有一段愛君愛民不容自己底意
思其上不我信民不我信者特彼自錮蔽
疑惑非我有歉也即如箕子比干之諫紂
子產之勞民却是自己心中信得過蒙引

非謂未信皆不可使民諫上一句學者不
善看便似未信亦可以諫上勞民愚故申
言之如此

卓菴張氏曰信非為厲謗而設只為忠愛

之念須使君民共信方得行其志耳此中

關繫君德民義者不小若內無忠愛之實

徒欲取信於君民則商鞅之徒木李斯之

督責君與民非不信也其為謗厲何如哉

講信字要得至誠惻怛意方不墮伯者假

仁驩虞氣象小註輔氏兩惟恐字宜斷

信而後諫如唐韓休為相言終諫疏已至左

輒問左右曰韓休為相陛下殊瘦於昔帝曰吾貌

雖瘦天下必肥吾用休為社稷非為身也

它如蕭何請苑本以為民而高帝卒繫之

獄及其赦也曰我不過為桀紂主而相國

為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也

君臣相猜若高帝者可勝歎哉

自謂天下必
肥豈竟漲夸
謂玄宗不能
盡用直言雖
貌瘠何益於
百姓

李習之云防
閑之閑从木
義取限分內
外故有出入
之喻孔註便
以閑訓法非
也

只當說未盡
善不當說未
合理亦無害
苟不合理則
蕩檢踰閑所
害大矣此小

蕩大註處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閑闌也所以止
物之出入言人能先立乎其大者則小節
雖或未盡合理亦無害也○吳氏曰此章
之言不能無弊學者詳之

或曰閑謂如以木闌遮防人出入也律闌
人法漢書內之閑中閑若今勾闌也
朱子曰子夏之言謂大節既足了小小處
雖未盡善亦不妨然小處放過只是力做
不徹不當道是可也○問伊川謂小德如
援溺之事如何曰援溺事却是大處嫂溺
不援是豺狼這處是當做更有甚麼出入
如湯武征伐二分天下有其二都將做可

以出入恁地都是大處非聖人不能為豈
得謂之小德乃是道之權也

胡氏曰書以細行對大德而言細行即小
德大節小節蓋以其所關有大小也父子

君臣等之大倫大德所在也一動靜一語
默與凡應對進退之文小德所在也觀人

之道取大端而略小失猶可也若立心自
處但自謹其大者而小節不必致意則將

併其大者失之矣
雙峯饒氏曰此章用之觀人則可用之律

己則不可但觀人不可責備且只看他大
節大節既立而小小節目或有出入亦未

可瑣屑議之若律己之道又與觀人不同
雖一毫亦不可放過微有背理便成欠闕

如何聽他出入得
新安陳氏曰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畢

公懋德克勤小物越小大德小子惟一
此律之此章之言信不能無弊也

惟適張氏曰。出入仍不離開內。故曰可。可者不執一之意。若於大德有玷。則踰閑矣。子夏既言不踰閑。則知小德出入處非判然與大德相悖也。

卓菴張氏曰。北漢源懷性寬簡。嘗曰。為貴人當舉綱維。何必事事詳審。譬如為屋外望高顯。楹棟平正。基壁完整。足矣。斧斤不平。斷削不密。非屋之病也。按此與子夏之言合。然大牛之胎。細若鼷鼠。紂損天下自魯。著始則安在小者。可以出入。而貴人不必詳細也。唐太宗問褚遂良曰。舜造漆器。諫者十餘人。此何足諫。對曰。奢侈者危亡之本。漆器不已。將以金玉為之。忠臣愛君。必防其漸。若禍機已成。無所復諫矣。他日太宗謂侍臣曰。朕比來決事。不能皆如律令。公輩以為事小。不復執奏。夫事無不由小。以致大也。合太宗與遂良之言觀之。則知源懷所云。特傳會子夏耳。非定論也。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灑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

只是規切非
諷詞

子游譏子夏弟子於威儀容節之間則可矣。然此小學之末耳。推其本如大學正心誠意之事。則無有。

此灑掃之禮

雲峯胡氏曰。集註推子游之言本末者。如此。然小學大學時節可分先後。不可分本末也。

此應對之禮

曲禮凡為長者糞之禮。必加帚於箕上。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以箕自鄉而扱之。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禮也。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負劍辟咎詔之。則掩口而對。侍

此進退之禮

別必列反焉
於虔反

坐於先生先生問焉終則對請業則起請益則起侍坐於君子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從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遭先生於道趨而進正立拱手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而退從長者而上丘陵則必鄉長者所視毋踐履毋踏席振衣趨隅必慎唯諾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此孝子之行也

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倦如誨人不倦之倦區猶類也言君子之道非以其末為先而傳之非以其本為後

程明道語

正文洒作灑
註沿俗皆作
洒今姑從舊

而倦教但學者所至自有淺深如草木之有大小其類固有別矣若不量其淺深不問其生熟而槩以高且遠者強而語之則是誣之而已君子之道豈可如此若夫始終本末一以貫之則惟聖人為然豈可責之門人小子乎○程子曰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又曰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

本就在未裏面

君子只在謹獨。又曰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雖洒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又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為兩段事。洒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又曰自洒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愚按程子第一條說此章文意最為詳盡。其後四條皆以明精粗本末。其分雖殊而理則一。學者當循序而漸進。不可厭末而求本。蓋與第一條之意實相

表裏非謂末即是本。但學其末而本便在此也。

儻音壘。儻侗未成器也。當是俗語。

厚齋馮氏曰。區丘域也。別分也。古者以園圃毓草木。蓋植藝之事各分區域。藝一區畢復藝一區。不相陵躐。朱子曰。子夏對子游之語。以為譬之草木。區以別矣。何嘗如此儻侗來。惟密察於區別之中。見其本無二致者。然後上達之事亦在其中矣。雖至於堯舜孔子之聖。其自處常只在下學處也。上達處不可著工夫。更無依泊處。日用動靜語默無非下學。聖人幾曾離此來。今便先說箇本末精粗。無二致。此說大誤。○問有始有卒。曰此不是說聖人教人事。乃是聖人分上事。惟聖人道頭便知尾。下學便上達。不是自始做到終。乃是合下便始終。皆備若教學者則須

循其序也。○不能謹獨。只管理會大處。小底事便照管不到。理無大小。小處大處。都是理。小處不到。理便不周。○理無大小。無乎不在。本末精粗。皆要從頭做去。不可揀擇。此所謂教人有序也。非是謂洒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更不用做他事。○洒掃應對是事。所以洒掃應對是理。事即理。理即事。道散在萬事。那箇不是。若事上有毫髮蹉過。則理上便有間斷欠缺。故君子直是不放過。只在謹獨。但不知無事時當如何耳。謹獨須貫動靜。做工夫始得。○治心修身是本。洒掃應對是末。皆其然之事。至於所以然。則理也。理無精粗。本末皆是一貫。

虛齋蔡氏曰。區猶類也。厚齋之說不必用。彼以區域言。若區域分類。却不如就草木分類為是。

次崖林氏曰。蒙引云。本末二字。子游以大

學小學言。差了。蓋大學小學。可以分先後。不可以言本末。子夏以始卒二字替他。便見子夏見識高於子游。此篤實之效也。集註依舊用本末。還是據子游意耳。

芑山張氏曰。蘇頌濱云。善乎子夏之教人也。始於洒掃應對進退之間。而不急於道。使其來者自盡於學。日引月長。而道自至。譬如農夫之殖草木。別為之區。既種而時。耨之。風雨既至。小大甘苦。莫不咸得其性。而農夫無所用巧也。孔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達之有上下。出乎其人。而非教者之力也。異哉。今世之教者。聞道不明。而急於夸世。非性命道德。不出於口。雖禮樂政刑。有所不言矣。而況於洒掃應對進退也哉。教者未必知。而學者未必信。務為大言以相欺。天下之偽。自是而起。此子夏所謂誣也。按此說。雖未合子夏語意。然足以發明集註不量淺深數句。看誣字。亦有分曉。

但集註譬諸草木二句。屬學者類有分別。上說。穎濱獨就農夫殖草木區分種耨處。屬教人說。與註稍異耳。或曰。子游子夏。總是論禮。二子蓋聖門傳禮而習禮者也。所謂灑掃應對進退。皆禮也。記云。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此子游所云本末之禮也。謂以禮為治身之器。當大備其成人之行。抑末也者。謂禮之末也。謂子夏之門人小子。當禮之末。可也。本之則無。謂其不知禮之本。而如禮何也。子游以性情品節者為本。以儀文升降者為末。故其言如此。子夏以言游為過者。謂其議禮則是。議門人小子則非也。君子之道。正謂禮也。君子謂夫子也。君子之道。謂夫子傳禮之道也。子夏追述夫子當日禮道之教。與子游同在。有傳無倦。申本末之旨。實共聞之。安得有先傳後倦異同。

撫古誣通

其間今日以傳自夫子者。傳之門人小子。必自灑掃應對進退始。門人小子。譬猶草木之有區別。非一種類。不先傳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禮。而急以禮本傳之。是不特誣門人小子。實誣夫子傳禮之道也。故曰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懼夫子傳之。而後人誣之也。有始有卒之道。所謂禮本也。其惟聖人乎。謂惟夫子一人。能體備乎本末之禮也。即吾黨尚未能學。而况門人小子乎。顏師古釋漢書薛宣傳君子之道。焉可撫也。云。論語載子夏之言。謂行業不同。所守各異。惟聖人為能體備之。按體備二字。釋有始有卒。最為明白親切。其說蓋本於夫子論禮。禮不備。謂之不成人。時說况就傳道教學。看本末始卒。皆未得子夏發論之意。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反覆只主勸學意

優有餘力也。仕與學理同而事異。故當其
事者必先有以盡其事。而後可及其餘。然
仕而學則所以資其仕者益深。學而仕則
所以驗其學者益廣。

慶源輔氏曰：仕所以行其學，而學所以基
其仕。故曰：理同。然仕則以陳力就列，致君
澤民為事；學則以誦詩讀書格物致知為
事故。曰：事異。

問：仕優而不學，則無以進德；學優而不仕，
則無以及物。仕優而不學，固無足議者。學
優而不仕，亦非聖人之中道也。故二者皆
非也。仕優不學，如原伯魯之不說學是也。
學優不仕，如荷蓀丈人之流是也。子夏之
言，似為時而發，其言雖反覆相因而各有

上人亦何所
據而知其學

必作
此履身語

所指或以為仕而有餘，則又學。學而有餘，
則又仕。如此，則其序當云：學而優則仕，仕
而優則學。今反之，則知非相因之辭也。朱
子曰：舊亦嘗疑兩句次序顛倒。今云各有
所指，甚佳。

南軒張氏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
成己成物，無二致也。古之人學以終其身。
故仕優則學，學優則仕。其從容暇裕如此。

終始於學而無窮已也。慶源輔氏曰：仕而優，則學為已；仕者言也。
謂仕有餘力，則不可以不學；不學則無知。
新之益以資其仕，學而優則仕為未仕者。

言也。謂學有餘力，則不可以不仕；不仕則
無行道之功，以驗其學是終始事。

雲峯胡氏曰：聖賢之言固自有因上句而
生下句者，如夫子本言晉文公譎而不正，
因而曰：齊桓公正而不譎。若獨言下句，則
齊桓豈正而不譎者哉？此亦因當時有任

四書大全卷九 下論卷九
優而不學者。故以下句意足之。獨言下句。則學之優。固自有可任不可任者矣。或曰。仕不可以廢學。故仕而優則學。未學不可入仕。故學而優則仕。蓋終身之聞。存時而仕。無時而不學也。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此為不及其情而過於文飾者言

致極其哀不尚文飾也。楊氏曰。喪與其易也。寧戚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之意。愚按而止二字亦微有過於高遠而簡略之弊。學者詳之。

南軒張氏曰。喪主乎哀。致者自盡之謂。若毀生滅性則是過乎哀者也。

勉齋黃氏曰。觀游夏論學章。胡氏所謂子游脫略小物者。則宜其言之出乎此。終亦足以見孔門高弟重本務實之意。雙峯饒氏曰。子游平日却自考究喪禮。不其意。怕人事未忘本。始為之抑揚耳。或曰。哀者喪之本情也。能致乎哀。則情文之備。不待言矣。而止者。不滿其哀之量。不止也。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

子張行過高而少誠實惻怛之意

或曰。為難能不是揚美。正指出受病處。孔子嘗說師也。辟蓋一意從事高遠上去。近裏著己工夫。却疎故曰未仁。○未仁乎。子張者。正從子張之仁起議。子張蓋以為難

仰其才高而致責備之意不是譏刺

能為仁者也衣冠中動作慎大讓如慢小讓如偽得聖人之威儀以為仁者之能莊不能同而居之不疑者也其在入官臨民之際有仁政仁聲焉然而夫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則知子張特日月至中中人夫子雖誨以能行五者之仁戒以色取行違之仁未嘗許以不違仁也子游以為為難能未始非為仁而遠以當仁則未也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

堂堂容貌之盛言其務外自高不可輔而為仁亦不能有以輔人之仁也○范氏曰子張外有餘而內不足故門人皆不與其

為仁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寧外不足而內有餘庶可以為仁矣

程子曰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推此言之子張過於薄故難與並為仁或曰朱子初說只主在已難資其輔而與之並為仁一邊說謂曾子之學主於誠身故其意雖病子張之未仁而其言必反於已與子游若小異焉今集註却兼兩邊說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致盡其極也蓋人之真情所不能自己者

○尹氏曰。親喪固所自盡也。於此不用其誠惡乎用其誠。

禮記檀弓樂正子曰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

雙峯饒氏曰乎字有感動人底意思事親莫大於死生之際人之所當自盡者也人

當如此而猶有不能如此此聖人所以寓微意而感動之若不看聖人微意所在只

說箇人人能如此自盡則聖人之發此言似平無味

或曰凡號曰人未不自致於親喪者也於此而不自致者必其非人也此曾子所

述夫子語意也傳稱曾子志存孝道孔子因作孝經授之是知孝經者皆曾子聞諸

夫子者也人未有自致二語不見於孝經則曾子所聞有通於孝經之外者也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

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孟莊子魯大夫名速其父獻子名蔑獻子

有賢德而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故其他

孝行雖有可稱而皆不若此事之為難

朱子曰人固有用父之臣者然稍拂他私意便自容不得亦有行父之政者於私欲

稍有不便處便自行不得古今似此者甚多如唐太宗為高宗擇許多人如長孫無

忌褚遂良之徒高宗因立武昭儀事便不能

能用又季文子相三君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到季武子便不如此便是不能行父之政以此知孟莊子豈不為難能

襄公十九年
孟獻子卒
子立二十三
年莊子卒
子立
子立

或曰獻子歷相三君五十年魯人謂之社稷之臣則其臣必賢其政必善矣莊子年少嗣立又與季孫宿同朝宿父文子忠於公室宿不能守而改之莊子乃獨能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而終身焉是孔子之所謂難也若父之臣與父之政有不善而不改則其成其父之惡耳惡得為孝哉南軒張氏曰以為難能特曰為之不易云耳蓋父之臣與父之政誠善矣固當奉而篤之若不幸而悖於理害於事則當察而更之是乃致其誠愛於親也孟莊子之所以終不改者意者其事雖未為盡善亦不至於悖理害事之甚故有取其不忍於改也或曰其他可能亦以孝行說此句輕帶過只重難能邊喜新進者以老成為不足用作聰明者以成憲為不足行莊子之不改雖是其臣其政可以無改而要亦其心不忍忘父也難能重在心之不忍上或曰孟莊子不改父政孔子稱之然父喪方新而盟莒伐邾以專橫見譏貽親令名之謂何孔子獨取節焉耳

芑山張氏曰此特稱孟莊子之孝就其不改處見之耳非謂子皆以不改為孝也善者以不改為孝不善者又以改為孝宣王承厲王之烈改之而周室中興可謂不孝乎紹聖沿熙豐之法不改而宋轅北矣可謂孝乎小註南軒說宜翫○唐太宗降宗室郡王為縣公初高祖欲彊宗室以鎮天下自三從昆弟以上雖童孺皆為王太宗問羣臣徧封宗子於天下利乎封德彝以為分封爵大廣恐非所以示天下至公太宗宗曰然朕為天子所以養百姓也豈有勞百姓以養己宗族乎降郡王為縣公惟有功者不降愚按高祖蓋不明宗子維城之義雖彊宗室徒勞百姓不足以鎮天下太

宗能改父之政。不失其為孝。此又不可與孟莊子例論。為人子而槩以從親之義為孝。皆非也。然高祖嘗沙汰僧道。其意甚正。太宗宜守而勿失。及立為太子。決國事而首罷之。此則改其不當改者耳。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陽膚，曾子弟子。民散，謂情義乖離，不相維繫。謝氏曰：民之散也，以使之無道教之無素。故其犯法也，非迫於不得已，則陷於不知也。故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周禮秋官士師之職，掌國之五禁之法，以左右刑罰。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麗於民。掌官中之政，令察獄訟之辭，以詔司寇斷獄。弊訟致邦令。

朱子曰：生業不厚，教化不修，內無尊君親上之心，外無仰事俯育之賴，是以恩疎義薄，不相維繫。而日有離散之心。

南軒張氏曰：治獄所以多不得其平者，蓋有數說。吏與利為市，固所不論。而或矜智巧以為聰明，持姑息以惠奸慝。上則視大官之趨向，而重輕其手。下則惑吏胥之浮言，而二三其心。不盡其情，而一以威怵之。不原其初，而一以法繩之。如是而不得其平者多矣。無是數者之患，郵罰麗於事，而深存哀矜，勿喜之意，其善矣乎。在上者，又當端其心，勿以喜怒好惡一毫先之。聽獄之成，而審度其中，隱於吾心，竭忠愛之誠，明教化之端，以期無訟為本，則非惟可

以臻政平訟理之效。而收輯人心。感召和氣。其於邦本所助。豈淺也哉。勉齋黃氏曰。得情而喜。則太刻之意。或溢於法之外。得情而矜。則不忍之意。常行於法之中。仁人之言。蓋如此。次崖林氏曰。使之無道。使字內兼養意。不言養而言使者。不專是養也。如漢武帝用兵四夷。隋煬帝征遼東。致民窮盜起。亦使也。若養之無法。致民饑寒。而失恒心。亦使也。或曰。哀矜勿喜。當有反躬自責之意。註迫於不得已。陷於不自知。皆上之罪也。曾子之意。謂士師雖在刑獄。上盡職。須推究到民散根源。必無失政。方可無失刑。非謂士師只一哀矜便了。註使之無道教之無素宜。既惟適。張氏曰。家語云。子羔為衛士師。則人足。及蒯瞶亂。子羔逃。郭門。則者守門。謂子

羔曰。此有室。子羔怪之。刑者曰。斷足吾自取。獄將決。而君愀然。非私我也。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所以悅君也。孔子聞之曰。善哉。為吏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子羔乎。子羔可謂哀矜而勿喜者矣。孔子公之一字。尤得情之本也。○宋黃宗旦守蘇州。得盜鑄錢者。下獄治。退告通判王質曰。吾以術鉤致得之。喜見於色。質曰。以術鉤人。置之死地。而又喜。仁者之政。固如是乎。宗旦慙沮。為薄其罪。按王質所云。庶幾曾子語陽膚之意。後世治獄者。尤當以宗旦為戒。卓菴張氏曰。漢宣帝時。于定國為廷尉。迎師學。春秋決獄。平法。務在哀鰥寡。民自以不寬。按學。春秋尤決獄之要。蓋獄吏未有不得其情。而能使民無冤者。亦未有不明春秋之義。而能得民之情者。如季彥過梁。梁有後妻殺夫。其子復殺其母者。梁相欲

以大逆論曰繼母如母。是殺母也。季彥曰。言如母則與親母不等。欲以義督之也。昔文姜與弑魯桓。春秋去其姜氏。傳曰絕不為親。禮也。絕不為親。則凡人爾。且手殺重於知情。知情猶不得為親。則此下手之時。母名已絕矣。方之古義。是子宜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不得為殺母。而論以大逆也。梁相從之。後世能推此義以決獄。則必無出入之失。而民可以無冤矣。芑山張氏曰。明洪武中贛州民有止宿逃囚者。初不知其囚。刑部逮問。坐之罪。太祖曰。刑者聖人設防於天下耳。深文重法。仁者不為。故凡斷獄。貴得其情。緣情論罪。則刑當而民服。彼不知其為囚。舍宿者。人情之常也。何為罪之。如汝議。行路之人。將無止宿矣。遂命釋之。給道里費。遣歸。又永樂中。錦衣衛臣奏抵殊死罪一人。請決。成祖審知有可矜之情。特宥之。使屯戍興州。且

不明道不可
以斷獄

論刑部曰。人無不可為善。此人一時迷誤。犯罪當死。朕矜其情。故宥之。使屯戍。在彼得改過自新。在國家得一人耕。可以養數人。則亦有利。自今罪人於法當死。而情可矜者。準此例。愚按二祖斷獄如此。所謂得情而哀矜之者也。小民無辜。且然。豈忍逮士大夫無罪者。使駢死。詔獄哉。後世緣情論罪。當以二祖為法。○陸象山云。獄訟惟得情為最難。唐虞之朝。惟臯陶見道甚明。羣聖所宗。舜乃使之為士。周書亦曰。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責象亦曰。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責山下有火。為至明。然猶言無敢折獄。此事正。是學者用工處。啞離。離在上。則曰。利用獄。豐離在下。則曰。折獄。致刑。蓋貴其明也。按象山以治獄為學者用工處。與定國學春秋同意。後世不知此義。視為一獄吏之事。居怕不復講求。一旦任職。或周內。或平反。皆臆斷耳。不知民心不

平。天下禍亂由是而起。可易言刑官哉。臯陶作士。當時但言殛教。而象山推本於見道。此尤窺其微者。不可不知。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惡居之
惡去聲

下流地形卑下之處，眾流之所歸，喻人身有汙賤之實，亦惡名之所聚也。子貢言此，欲人常自警省，不可一置其身於不善之地。非謂紂本無罪，而虛被惡名也。

南軒張氏曰：紂不道極矣。其始亦未至若是之甚。惟其為不善，而天下之惡皆歸之。

日累月成，以至貫盈，豈不猶川澤居下，而眾水歸之乎？

雙峯饒氏曰：子貢非為紂分辯，其意在下兩句。

芑山張氏曰：此只說惡不可為。所謂從惡如崩也。天下之惡皆歸就長，惡不悛，上看非惡名歸之也。易曰：惡不積，不足以滅身。語曰：勿以惡小而為之，亦此意。註欲人常自警省，二句宜玩。○獨舉紂者，為萬世為人君者示戒。猶詩云：殷鑒不遠，之意非僅為臣民言也。聖王改過不吝，見善則遷，要在慎初，謹微而已。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

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聲。

或曰：史伯璿云：晦朔日月之食，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日掩月而日為之，食望而日

月之對同度同道則月亢日而月為之食
五經通義云凡日食皆於晦朔不於晦朔
食者名曰薄漢書律歷志載劉歆三統之
術以為日月之交交在望前朔則日食望
則月食交在望後朔則日食既前後朔不
食交正在朔則日食既前後朔不食交正
在望則月食既前後朔不食南齊志漢尚
書令黃香云日蝕皆從西月食皆從東無
上下中央者按諸家說可知日月食之義
至月與日亢之說詳見玉海它如盧仝以
食月者為月中蝦蟆梅堯臣以食日者為
三足烏皆誕說不足信

南軒張氏曰人皆見之者君子不文飾掩
蔽其過日月之食旋而復矣無損其明也
故君子改過不吝而德愈光焉
虛齋蔡氏曰更改以君子言在日月不說
更只可說復孟子更字亦然其註云更之
則無損於明亦以君子言明字借說或以

人皆見之處截非也○君子非久過者日
月非久食者故日月之食一句直該到入
皆仰之處為是此與孟子文大同小異之
菴張氏曰日月之食四字形容君子之
月雖食於本體無損分毫君子之過過字
俱從事勢上看更字亦然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朝音潮

公孫朝衛大夫

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
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
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識音志下焉

在人者在其人之自得師也即中庸待其人而後行意

四書大全卷之九 論語卷之九 定

文武之道謂文王武王之謨訓功烈與凡
周之禮樂文章皆是也在人言人有能記
之者識記也

朱子曰文武之道只指先王之禮樂刑政
教化文章而已若論道體則不容如此立
言矣未墜地只是說未墜落於地而猶在
人耳大者是禮之大綱領小者是零碎條
目孔子雖生知然何嘗不學亦何所不師
然則能無不學無不師者是乃聖人所以
為生知也○在人之人正指老聃苴弘郊
子師襄之儔耳若入太廟而每事問焉則
廟之祝史亦其一師也
問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如何子貢不
說堯舜之道只說文武之道雙峯饒氏曰
堯舜遠文武近于貢是就其近者而言要

一也堯舜
禹湯文武周
公一也
詳見徐幹中
論

之道非文武之所得專文武之道即堯舜
之道堯舜之道即文武之道○不賢者只
指眾人而言不是不好底人
或曰非惟賢者學於聖人聖人亦相因而
學也孔子因於文武文武因於成湯成湯
因於夏后夏后因於堯舜故六籍者羣聖
相因之書也其人雖亡其道猶存今之學
者勤心以取之亦足昭明博達矣
或曰識如穴受光穴大則光大穴小則光
小大小不同明體不異非識粗而道精也
且文武是綱賢不賢是目歸重文武上方
見文武之道未墜○宋時上庠出賢者識
文武之大賦題其與選者皆作入聲押不
知乃志字觀劉歆傳蔡邕石經皆曰在人
賢者志其大者溝洫志多見而志之是讀
識為志也○焉不學推開賢不賢主直接
文武之心說蓋仲尼原是能自得師如何
黏在師賢不賢上或又云妙在無常師一

句無常師則其所師者不在是矣。會博歸約。全在此一句內。黏定師文武說亦泥。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

武叔魯大夫名州仇

葉氏少蘊曰子貢晚見用於魯懼吳之強大曉宰嚭而舍衛侯伐齊之謀詰陳成子而反其侵地魯人賢之此武叔所謂賢於仲尼者也

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

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

牆卑室淺

虛齋蔡氏曰此下只說宮牆並無一句實指說喻體也○禮記儒行篇儒有一畝之

宮註宮牆垣也

朱子曰古人宮外只是牆無今人廊屋

或曰禮記儒行篇儒有一畝之宮註宮牆垣也或又曰外垣為宮牆宮之牆也宮牆外望故曰窺

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不見宗廟之

美百官之富

七尺曰仞不入其門則不見其中之所有

言牆高而宮廣也

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此夫子指武叔

或問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夫子之道高遠故不得其門而入也朱子曰不然顏子得入故能仰之彌高鑽之彌堅至於在前在後如有所立卓爾曾子得入故能言夫子之道忠恕子貢得入故能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文章可得而聞他人自不能入耳非高遠也七十子之徒幾人人得譬如與兩人說話一人理會得一人理會不得會得者便是入得會不得者便是入不得且孔子之教眾人與教顏子何異顏子自入得眾人自入不得多少分明雙峯饒氏曰聖人之道雖曰難入然其入亦自有方且如仰彌高鑽彌堅此是數仞難入處夫子循循善誘博我以文約我以禮這便是從入之門學者須從此門路入方有所見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

凡物成而毀之謂毀

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

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

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量去聲

服虔本多見作祇見孔安國從之晉宋杜本皆作多

無以為猶言無用為此土高曰丘大阜曰陵日月喻其至高自絕謂以毀謗自絕於孔子多與祇同適也不知量謂不自知其

分量也

多見云者謂其不知量非一朝夕也作祇適解者誤

詩傳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阜土之高而有平陸者爾雅疏丘形如大阜者名陵或曰多見其不知量是不揣量聖人可毀

此說駁正集
註甚確正友
知字上本無
自字

子禽即陳亢
論語凡三見
邢疏不作陳
亢謂當是同
其姓字非也
上語下曰謂
相語亦曰謂

夫子謂堯則
天子貢稱孔
子猶天其義
一也

弟子平日譽
師豈可頌言

不可毀也。集註以為不自知其分量。然則人知分量。亦有毀得聖人者乎。○丘。孔子名也。丘陵不諱。何也。禮。廟中不諱。臨文不諱。詩書不諱。如詩頌文曰克昌厥后。頌武曰駿發爾私。是也。此孔子沒後語也。與稱字仲尼一義也。芭山張氏曰。仲尼蒙毀。何況後學。語云。止謗莫如自修。又云。道高毀來。然則自修不可以止謗。道高反足以召毀。學者求內省不疚耳。豈以毀譽為欣戚哉。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

為恭謂為恭敬推遜其師也。

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

不可不慎也。知去聲

責子禽不謹言

或曰。子貢語子禽曰。不知。曰慎。謂知聖實難。言聖何容易。不知聖人便。當慎言。聖人非尋常慎言之意。註汎。

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

階梯也。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故曰不可階而升也。

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

其死益信子
張一篇五第
子之言皆孔
字沒後語

之何其可及也

立之謂植其生也道引也謂教之也行從也綏安也來歸附也動謂鼓舞之也和所謂於變時雍言其感應之妙神速如此榮謂莫不尊親哀則如喪考妣程子曰此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謝氏曰觀子貢稱聖人語乃知晚年進德益極其高遠也夫子之得邦家者其鼓舞羣動捷於桴鼓影響人雖見其變化而莫窺其

鼓應桴影應
形響應聲是
三項意

所以變化也蓋不離於聖而有不可知者存焉此殆難以思勉及也

書堯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問立之謂植其生朱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百畝之田勿奪其時便是問動謂鼓舞之曰勞之來之又從而振德之振德便是鼓舞使之懽喜踴躍遷善改過而不自知如書之俾予從欲以治惟動不應後志皆是動之斯和意思○此言德盛仁熟本領深厚裁做出便自恁地○或問子貢知足以知聖人今乃不言其德而稱其得邦家之効何也勉齋黃氏曰天之德不可形容即其生物而見其造化之妙聖人之德不可形容即其感人而見其神化之速聖

四書大全卷十
論語卷十
人道全德備高明博厚則其感於物者如此因其感於物以反觀聖人之德豈不曉然而易見哉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

堯曰第二十章

凡三章

勿軒熊氏曰一章言堯舜三王之道二章為政三章學為君子

黃氏四如曰泰伯篇末堯曰首章歷敘堯舜禹湯文武之盛此蓋定書時語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

海困窮天祿永終

此堯命舜而禪以帝位之辭咨嗟歎聲曆

數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氣節之先後也允信也中者無過不及之名四海之人

困窮則君祿亦永絕矣。戒之也。

朱子曰：帝王相承，其次第之數，若曆之歲月日時，亦有先後之序。然聖人所以知其序之屬於此人，亦以其人之德知之。非若識緯之說，姓名見於圖籙而為言也。○伊川云：允執其中，怎麼執得？識得則事事物物上皆天然有箇中在那上，不待人安排。安排著則不中矣。南軒張氏曰：以其德當天心，故知天之曆數在其躬。允執其中，事事物物皆有中天理之所存也。惟其心無依倚，則能執其中而不失。此所謂時中也。雙峯饒氏曰：或以守字解執字，守與執不同。執是執其要事物，物各自有中。凡舉一物便要執定，那要處如執扇，須執柄，相似如擇乎中庸而不能。若月守方是守，便易得死殺了。執者隨事隨物而執，其中不

死殺。

新安倪氏曰：按執云者，非執一定之理，蓋於事物上酌其中而執以用之。中庸謂舜

仁山金氏曰：執其中，此授以治天下之要。聖人治天下，唯執此無過不及之準。爾然

此章不見於書，王文憲謂此尚書之脫簡。當在舜讓於德，弗嗣之下。

卓菴張氏曰：魏高堂隆疏云：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詠德政，則延期過曆。下有怨歎

則輟祿授能。天下乃天堯咨舜之意，而暢言

下之愚謂人主之有天下，非以為己也。所以

上承天命。左右斯民者也。故舜嘗有天下

而不與。孟子云：得乎丘民而為天子。自古人主未有困窮其民而能永保天祿者。堯始禪舜，首以此為詞，可謂識其大矣。後世疲民以逞，而欲求長生之術，若秦皇漢武

豈非堯舜罪人哉。

舜亦以命禹

舜後遜位於禹。亦以此辭命之。今見於虞書大禹謨。此此加詳。

朱子曰：中只是箇恰好的道理，允是真箇執得堯當時告舜，只說這一句。後來舜告禹，又添得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三句說得又較仔細。這三句是允執厥中以前事，是舜教禹做工夫處。人心惟危，道心惟微，須是惟精惟一，方能允執厥中。論語後面說：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舉逸民之類，皆是恰好當做底事。這便是堯舜禹湯文武治天下，只是這箇道理。大槩此篇所載，便是堯舜禹湯文武相傳治天下之法。

雖其纖悉不止此。然大要却不出此。大要於此可見。

新安陳氏曰：天祿永終，與天之曆數在爾躬，相照應。允執其中，告以保天祿之本也。四海困窮，不能允執其中之驗，所以致天祿之永終也。舜之授禹，謹述此四句，不易一字，但辭加詳，而理益明，意益盡耳。舜之授禹，其載於書堯之授舜，微弟子記之於此，則三聖人一中授受之淵源，其孰從而知之哉。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

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

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此引商書湯誥之辭。蓋湯既放桀而告諸

白虎通作皇天上帝

無石經作毋

侯也與書文大同小異曰上當有湯字履
蓋湯名用玄牡夏尚黑未變其禮也簡閱
也言桀有罪己不敢赦而天下賢人皆上
帝之臣己不敢蔽簡在帝心惟帝所命此
述其初請命而伐桀之詞也又言君有罪
非民所致民有罪實君所為見其厚於責
己薄於責人之意此其告諸侯之辭也

殷本紀曰契興於唐虞大禹之際契卒子
昭明立昭明卒子相土立相土卒子昌若
立昌若卒子曹圉立曹圉卒子冥立冥卒
子振立振卒子微立子微卒子報丁立報

丁卒子報乙立報乙卒子報丙立報丙卒
子壬立壬卒子壬癸立壬癸卒子天

乙立是為成湯

或曰世本湯名天乙孔安國以湯受命之

王依殷法以乙日生名天乙至將為王改

名履故二名皇甫謐巧欲傳會以乙日生

名履字天乙又云祖乙亦以乙日生復名

乙引易緯孔子所謂天之錫命故可同名

夫既以天乙為字何云同名乎○檀弓夏

后氏尚黑大事斂用昏戎事乘驪牡用玄

殷尚白大事斂用日中戎事乘翰牡用白

周尚赤大事斂用日出戎事乘騂牡用駢

朱子曰簡閱也善與惡天皆知之如天點

檢數過爾之有善也在帝心我之有惡也

在帝心

或曰帝臣不蔽二句即湯誥所謂聿求元

聖與之戮力惟簡在上帝之心也

或曰總是告諸侯之辭予小子六句追述

鄭玄云簡閱

在天心言天

簡閱其善惡

也朱子說同

此然不必兼

善惡言

初時請命伐桀。朕躬四句說今日伐桀以
 後事。不是厚於責已。薄於責人。乃是專責
 已。未嘗責人也。只重罪在朕躬上。乃
 是專責已。山張氏曰。明太祖謂徐達等曰。人之行
 事。固欲盡善。然一時智慮未周。及既行之
 後。思之有未盡善。亟欲更之。已無及矣。與
 其追悔既往。曷若致謹於初。大抵更涉世
 故。則智明。又歷患難。則慮周。近日紀綱法
 度。粗若有緒。其間有未盡善者。諸公當執
 正論。亟為更張。庶幾上下之間。各得其分。
 苟有未善。豈徒予之過。亦汝等之責也。愚
 按湯誥泰誓。所謂罪在朕躬。過在一。人。皆
 反躬責己之道。與天下更始。太祖併責諸
 臣。豈望其分過哉。正欲其責難。陳善相與
 有成。補己不逮耳。與湯武殊塗同歸。宜其
 創垂非後世所及也。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

賚來代反

稱周者明周武繼商湯也

此以下述武王事。賚予也。武王克商大賚
 於四海。見周書武成篇。此言其所富者皆
 善人也。詩序曰。賚所以錫予善人。蓋本於
 此。

雙峯饒氏曰。紂為天下逋逃。至所用皆是
 惡人。故武王伐商之初。便把善人是富。做
 箇打頭第一件事。大自是錫予普及四海。
 其中善人。則錫予又自加厚。洪範曰。凡厥
 正人。既富。方穀。正人既得其富。則其為善
 也。篤。故不容以泛然。錫賚施之也。
 或曰。大賚不專指散財。發粟。凡列爵分土。
 皆是善人兼有功者言。○所富者皆善人。
 則一切切細。民豈皆不與。只宜言周家散財
 發粟。大賚於四海。而於善人。則厚之。見聖

人王道蕩蕩氣象朱子極詆斥詩序而至
此獨宗之何也
芑山張氏曰漢光武卽位先訪求宛人卓
茂茂寬仁恭愛哀平開爲密令視民如子
吏民親愛不忍欺之及王莽居攝以病免
歸光武詔以茂爲太傅封褒德侯時年已
七十餘矣宋司馬光曰光武卽位之初四
海鼎沸彼權略詭辯之士方見重於世而
獨能取忠厚之臣旌循良之吏寘諸羣公
之首其光復舊物享祚久長蓋猶知所先
務而得其本故也愚按此亦善人是富之
意方更始委政趙萌羣小膳夫濫授富爵
如所云竈下中郎爛羊都尉未有不敗也
者也非光武以德行仁削平羣雄漢祚何
由復哉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此周書泰誓之辭孔氏曰周至也言紂至
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

說見孔穎達
疏

或曰周親詩毛傳亦以周爲至相傳爲此
訓也武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則紂黨不多
於周但詞有激發旨有抑揚欲明多惡不
如少善故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
仁人也又尚書孔安國傳云周至也言紂
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按二孔氏
說皆同與集註多字異然詞雖異而義則
一也

問雖有周親注紂之至親雖多他衆叛親
離那裏有至親朱子曰紂之至親豈不多
唯衆叛親離所以不濟事故書謂紂有億
兆夷人離心離德是也
新安陳氏曰百姓有過恐只如萬方有罪
之意

四書大全卷一
論語卷一
虛齋蔡氏曰。百姓有過二句。須想出。武王。毅然天下已任。意直是要措置天下。使無一人不得其所。無一人不歸於善。與成湯罪己意同。不然。只恁責己。何為。芑山張氏曰。罪己。便有修德行仁。實事在。順天應人。皆如此。非徒引咎而已。小註馮厚齋云。奉天討罪。以罪己為本。語意未盡。

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

權稱錘也。量斗斛也。法度禮樂制度皆是也。

古註引漢律歷志云。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本起黃鍾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為兩。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

鈞為石。五權謹矣。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鍾之龠。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概。合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五量加矣。又云。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五度審矣。而此不言度者。從可知也。或曰。謹權量。是平其在官者。使無過取於民。關石和鈞。王府則有。固要通於官府。然惟官府與民交涉。易得加增取盈。紂之時。多是過制。故武王謹之。審法度。是審其可。否。因革之宜。修廢官。若說是有職而裁革者。則紂時。只有冗員。安得有裁革者。還是。有官守。而廢墜不舉者。故修之。四方之政。行焉。言凡四方之政。莫不以次而舉行也。若說效驗。便文氣不順。

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

興滅繼絕謂封黃帝堯舜夏商之後舉逸民謂釋箕子之囚復商容之位三者皆人心之所欲也

記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封黃帝之後於陳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朱子曰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此聖人之大賞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此聖人之大罰虛齋蔡氏曰興滅繼絕朱子合解耳其實不是一事小註不是還作二項如無其國者滅國也吾則開封其國或有其國而國

使之行商容句蒙引有駁正此仍禮記元本

繫云有國上而無嫡子此說與蒙引所云子孫還衆者小異

緒已墜絕者吾則再續之封一人使承其緒○興滅國是其子孫微甚國土盡無吾則搜訪尋出一箇來封為諸侯繼絕世是其子孫還衆多爵土之遺者猶未盡無吾則扶豎起來使重膺封爵以繼前烈也若合二為一則集註三者二字說不去朱子合解為封黃帝堯舜夏商之後者蓋以黃帝堯舜夏商之後有久滅者亦有近絕者故云○舉逸民不可泛說專指釋箕子之囚復商容之位言為其無他事實也商容是商賢人為紂所擯棄者故書曰式商容之間禮記以為行商容而復其位者殊不可曉故知禮記有出於漢儒之傳會

所重民食喪祭

武成曰重民五教惟食喪祭

節齋蔡氏曰五教君臣父子夫婦兄弟長幼五典之教也食以養生喪以送死祭以追遠五教三事所以立人紀而厚風俗聖人之所甚重焉者

雙峯饒氏曰周有大賚以下夫子零碎收拾或舉其辭或述其事湊成武王一段事實或曰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武成全文也不言五教者使民養生送死無憾而知慎終追遠固教之本也

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

此於武王之事無所見恐或泛言帝王之道也○楊氏曰論語之書皆聖人微言而其徒傳守之以明斯道者也故於終篇具

載堯舜咨命之言湯武誓師之意與夫施諸政事者以明聖學之所傳者一於是而已所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也孟子於終篇亦歷敘堯舜湯文孔子相承之次皆此意也

南軒張氏曰此所載帝王之事孔子之所常言門人列於末章所以見前聖後聖之心若合符節其不得時位而在下則夫子之道其得時位而在上則帝王之業也雲峯胡氏曰帝王之道不外一中字堯舜以禪讓為中湯武以征伐為中泛言之則曰寬曰信曰敏曰公約言之曰中而已勉齋黃氏曰論語末篇歷敘堯舜禹湯武

禪伐只是中之一端如何以禪讓為中以征伐為中

全未見帝王
相傳之意胡
氏說謬

聖學兼體用
便見釋老害
道處

正相傳之道而先之以執中得其要矣其
下泛及賞善罰惡責己恕人大綱小紀本
數未度無不具舉蓋帝王之道初無精麤
凡事之合天理當人心者是其所以為道
也所謂執中正以其事事物物無適而非
中耳豈虛空無據而可謂之中乎
雲峯胡氏曰前篇之末言夫子之得邦家
者其用必如此此篇之首則述敘自古帝
王之用固如此以見聖學之所傳者無非
有體有用之學而凡論語二十篇之大旨
皆不外此也
虛齋蔡氏曰寬則得眾四者堯舜禹湯武
王之所同也自此以上不必節節討箇中
字無非道之所在也若把中字說便似論
語述此有箇骨子一般設使湯武生在前
堯舜生在後論語據其時而述其事又將
以何為貫乎若據學者論道理則安得以
湯武所行者為非中乎亦不可立咨命誓

師為主張蓋誓師二字自該不去故楊氏
又著箇與凡施諸政事者一句
芑山張氏曰寬則得眾四句須從堯曰咨
三字想出帝王相傳之要猶云寬則然不
寬則未必然耳下三句皆是此意皆是從
心上微惕而治法在其中非專屬武王一
人集註云此於武王之事無所見特未詳
此一節總結通章大意誤承上文連武王
而言耳按書曰御眾以寬曰克寬克仁曰
代虐以寬兆民允懷帝王之寬則得眾也
曰勿貳勿疑曰彰信兆民帝王之信則民
任也曰無怠無荒曰惟時惟幾曰克勤克
儉曰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帝王之敏則有
功也曰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拂百姓
以從己之欲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帝王
之公則說也然則此四句蓋統論二帝三
王心法治法垂訓萬世之意亦見帝王禪
繼雖殊應天順人後先一揆之意集註見

四書大全卷一
下論卷一

不及此何與。或曰。唐柳宗元云。論語之大。莫大乎是也。是乃孔子常常諷道之辭云爾。彼孔子者。履生人之器者也。上之堯舜之不遭。而禪不及己。下之無湯之勢。而不得為天吏。生人無以澤其德。日聞其勞呼怨己而已之德。涸然無所依而施。故於此常常諷道云爾。此聖人之大志也。無容問對於其間。弟子或知之。或疑之。不能明相與傳之。故於其為書也。卒篇之首。嚴而立之。愚按此章於堯舜禹湯之典誥。大加更竄。豈常常諷道之說哉。中雖引據成語。實出夫子意製。古論語二十一篇。有兩子張。今堯曰末節。全與夫子告子張同。蓋夫子傳之。而子張述之也。○寬則得眾四句。明是孔子語。與前告子張能行五者正同。集註疑其無所見。恐或云云。是未知通章皆孔子點竄筆也。

論語曰下
問王知道
篇分子張
以爲一篇
子張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
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
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
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
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
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
又焉貪君子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
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
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費芳味反
焉於虔反

泰與驕天淵
如何說近於
驕果爾則欲
仁亦將近於
貪乎不必如
此穿鑿

持身就裏面
工夫言

雖就心體說
而仁愛與除
舉錯在其中
外王不外內
聖也
殺漢書作誅

凡物自出則
入聲使之出
則去聲

新安倪氏曰韻書屏字上聲者註蔽也去聲者註除也屏四惡之屏當去聲讀謝氏曰以府庫之財與人則惠而費矣安得人人而給之惟因四時之和因原隰之利因五方之財以阜物使民不饑不寒何費之有勞人以力所不堪不免於怨擇可邑而勞之以佚道使民惟喜康其不常厥人何怨之有

胡氏曰在人上者人欲為多不能窒之則其貪無時而已惟反是心以欲仁則求諸己而必得何物足以累其心夫何貪泰者安舒自適之謂近於驕然君子心一於敬不以彼之眾寡小大而貳其心則其自處未嘗不安何驕之有南軒張氏曰正衣冠尊瞻視臨之以莊也持身嚴故人望而自畏之而非以威加人也故威而不猛若有使人畏己之心則猛

而反害於威矣惠不費勞不怨施於人者也欲不貪泰不驕威不猛存於己者也為政內外始終之道亦云備矣然欲仁其本歟

卓菴張氏曰欲仁得仁須照從政二字主仁民愛物上說如興利除害舉直錯枉皆是若泛言心體便非此章立言之意或曰擇字主意不要勞民不得已而勞之正其衣冠等不是另有二心在外只是從無敢慢處發見於威儀之間耳

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

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

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出去

虐謂殘酷不仁暴謂卒遽無漸致期刻期

集註前段缺
此段亦同正
義猶之以下
較正義稍詳

有司特一職
一守如司會

司幣之屬專
常出納者

引項羽事非
專指賞功一

端特舉此例
論耳

增於禁切去

聲惡鳥路切

汙去聲嗜噁

懷怒氣叱咤

發怒聲

此說見語類

斬巾去聲吝

也俗作斬譌

也賊者切害之意緩於前而急於後以誤
其民而必刑之是賊害之也猶之猶言均
之也均之以物與人而於其出納之際乃
或吝而不果則是有司之事而非為政之
體所與雖多人亦不懷其惠矣項羽使人
有功當封刻印矧忍弗能予卒以取敗亦
其驗也○尹氏曰告問政者多矣未有如
此之備者也故記之以繼帝王之治則夫
子之為政可知也

通鑑漢高祖元年韓信問漢王曰今爭權
天下豈非項王邪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
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良久曰不如也信
曰信亦以為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
言其為人項王嗜噁叱咤千人皆廢然不
能任其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見人恭敬
慈愛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飲食至
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刻印矧忍弗能予此
所謂婦人之仁也
朱子曰猶之均之也如言一等是如此史
家多有此般字此吝字說得來又廣只是
戒人遲疑不決若當賞便用賞遲疑之間
澀縮靳惜便誤事機如李絳勸憲宗速賞
魏博將士謂若待其來請而後賞之則恩
不歸上矣正是此意若是有司出納之間
吝惜不敢自專却是本職當然人君為政
大體却不可如此當與便果決與之
或曰虐以立教言暴以作事言賊以出令

言有司以用財言。○為政者欲民之善當素教之。不教而殺。雖殺之當罪猶虐也。○看孟子凶年饑歲至上慢而殘下一段。便見出納之吝。其惡與虐暴賊等。○出納出於此而納於彼。亦正言與也。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

程子曰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不知命

則見害必避見利必趨何以為君子

朱子曰此與五十知天命不同。知天命謂知其理之所自來。此不知命是說死生壽夭貧富貴賤之命。今人開口亦解說一飲一啄自有分定。及遇小利害便生趨避計較之心。古人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視之如無者。只緣見道理都不見那刀鋸鼎鑊。○

孔氏云命謂窮達之分程朱皆主孔疏韓愈云命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非止窮達此說與傳註別

不必單指氣數之命言

論語首章云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終云無以為君子也。此深有意蓋學者所以學為君子若不知命則做君子不成。胡氏曰一定而不可易者命也。人不知命常求其所不可得避其所不可免斯所以徒喪所守而為小人也。

不知禮無以立也

不知禮則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

或曰禮是性分中原有的節度文章故須知禮方能執持方能自立不為血氣所奪。註中耳目無所加二句看禮甚淺。弑父與君皆從不知禮來。○紹聞編云禮是扶策人底物立字兼內外說。記曰禮釋回增美質措則正施則行。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釋回謂消其非辟之心。惰慢之氣增美質謂固其肌膚之會。

筠竹箭青處堅而有力

筋骸之束。竹箭之堅。在筠。禮之捍外。誘也。如之。松栢之堅。在心。禮之固內。守也。如之。

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尹氏曰。知斯三者。則君子之事備矣。弟子記此。以終篇。得無意乎。學者少而讀之老。而不知一言為可用。不幾於侮聖言者乎。夫子之罪人也。可不念哉。

雲峯胡氏曰。孟子知言之謂。蓋本於此。但集註釋孟子知言。則曰。凡天下之言。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而此不過曰。無以知人之邪正。此為學者言。彼則孟子自言也。

讀書求有用
方見孔孟非
空言非獨此
一章為然

虛齋蔡氏曰。知言非汎汎知他言語。知其言之所以然也。如孟子知言。就誠淫邪道一邊。此則虛說。只槩說人言。

後學余光魯較正

四書大全卷一 論語第一

